



梅譜

同丁也
五五

十五五
二十也

仁仁
1221
45



門 042
第 122 /
卷 44

釋義直道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衛靈公第十五

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

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國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國孔子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國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國義曰此章記孔

及古

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
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五百人爲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
爲末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木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
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
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子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
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
非輕甲兵也國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
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俎鄭註云梳
斷木爲四足而巳巖之言斃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根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
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
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楛無異物之
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楛其委曲制度備
在禮圖國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正

義曰皆司馬
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

從者病莫能興國孔曰從者弟子

興起也孔子上

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

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國濫溢也

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爲非國明

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既於陳也明日遂行者
既答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
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
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
路以爲君子與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

故慍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子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子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曰謂今不然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文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

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曰周而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

謂之少於知德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路各言若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子曰無為而

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

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包曰衡輓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在輿則若倚車輓子張書諸紳子曰紳大帶

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答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輿是車輿也衡輓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輓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鄭曰至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神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二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若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夫帶四寸韜帶君朱線大夫玄華士緇鞞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孔曰衛大夫史鱗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孔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正義曰此章

美衛大夫史鱗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也矢箭也史鱗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

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孔曰

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也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

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子曰言工以利

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子曰貢至仁者正義曰此章

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問仁先為設譬也若百工欲

善其所為之事當先修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器

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

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輅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顏淵至人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為邦者為猶之治問治

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答

以爲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

月爲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故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

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

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

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

人

論語

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雜辨佞
 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禮記馬曰至儉也正義
 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云
 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
 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
 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為名周禮巾車掌
 王車曰路鄭玄云王在馬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
 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云左傳曰大輅越
 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路
 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
 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
 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備者冠
 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
 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
 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夏篇云麻冕禮也蓋以
 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

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譔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
 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
 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
 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
 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
 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
 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
 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
 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
 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旒有五
 采玉十有二驚冕前後九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
 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
 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
 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前後
 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前後
 蓋以纁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
 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報令
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黠纒塞耳不任視聽者黠纒黃
絲也案今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黠纒諸
侯以青纒以其冕旒垂目黠纒塞耳欲使無為清靜
以化其民故
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
豫不虞也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
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
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已矣乎
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
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
義曰此章魯大夫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
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
舉與立於朝廷也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
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
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
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
諡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人薄所以遠怨咎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怨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責已也
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
責於人則所以遠怨咎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不曰如之何

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子曰不曰如之何者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

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

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羣居終

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子曰羣居終

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

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

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

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

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

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

之不知已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

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疾猶病也

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

子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子曰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

不爭鬪君子雖衆而不私相黨助義之與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

可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

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常察言觀行然後舉之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子曰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子貢至於人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已不及物也子

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

求簡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

惡勿欲施於人即是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

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子曰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

喻已不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蕪疾國君舍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眾好之也謂眾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黨不友是與比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及古

必皆得祿大判
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

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氏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子曰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飶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

人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

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

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

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

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

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

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言行仁急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

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

若當行仁之事

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

其道耳言不必小信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

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

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

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澈邑

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澈邑於矣而

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註云傳言子產貞而不諒

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欲之而言與

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註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共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

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子曰

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

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

不煩文豔之辭

子曰辭達而已矣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師冕見

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

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身替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

則足矣不煩文豔也

論語疏

卷之十五

論語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卷十五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子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論語疏

卷之十六

論語

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孔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

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
 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
 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
 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
 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

鄭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凶季桓子

李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

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
 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
 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
 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
 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
 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
 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
 臾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
 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
 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
 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天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
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
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
之言以責之言為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
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
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覆若其不能何用彼
相為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為季氏輔相而歸咎
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為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
也櫝櫃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
故設櫃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櫝中
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
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迫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顛與之
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顛
與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迫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

後世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
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子見冉有言將伐顛與之
意故又呼冉有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
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為言其
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
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言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
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安則國富也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言其所聞更為言其理蓋
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言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
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
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
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
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
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
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

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
 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
 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折言國內之民又不能
 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顛也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顛突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
 若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
 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
 氏之禍因冉有言顛也後世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
 季孫之憂不遠在顛也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顛也
 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
 句緄史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
 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顛史在泰山南武陽
 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前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言此顛史始封為附庸之君以國事附
 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
 弱眾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顛史已屬魯為臣故
 曰當時臣屬魯也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
 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
 祠顛史國在蒙山下曰魯七百里之封顛史為附
 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
 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顛史為附庸在此七百
 里封域之中也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
 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
 邪正義曰云柳檻也者說文云柳檻也檻籠也一曰
 圈以藏虎兇爾雅云兇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
 斤說文云兇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
 曰兇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
 云橫置也者亦說文云也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

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紛以持之孔注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扞也竝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子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
勢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子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

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

在大夫

孔子子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曰無所非議
孔子子曰無所不議
正義曰此一章論天
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
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可馬之官
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
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
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為臣故謂家臣為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令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湯虎三世而幽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為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孔曰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褒姒生伯服幽王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刑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大夫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聞之東遷晉鄭為依周本紀又云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為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伋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一年卒於乾侯是也

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孔子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孔子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

皆衰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為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孔子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蓋者三

也友直友諒友多聞蓋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

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

佞者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佞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佞

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

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動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誼矣樂驕樂 孔子曰恃尊

貴以自恣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

矣 孔子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孔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

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

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

為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

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

者謂好沈荒淫瀆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 沈

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

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荒者廢也謂有

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

者嫫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子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周 子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周 孔子至之替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

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

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

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

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

替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周** 子曰得貪得 **周**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

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

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

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

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

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

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周**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

大人 **周** 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 **周**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 **周** 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 **周** 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 **周** 不可小知故侮之 **周** 孔子至之言正

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

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
 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
 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則
 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
 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
 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
 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
 不行也○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
 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
 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
 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
 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恢疏故不知畏正義
 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
 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直而不肆故狎

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賈
 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

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
 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
 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孔曰困謂有
 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
 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
 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息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至思義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

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之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子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

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若景諡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寤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曰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曰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曰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

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所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與曰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

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尤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問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喜喜襄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

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

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與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

君子小人為行各與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疏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歸孔子豚
疏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陽貨至仕矣正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

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實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溺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畱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將來仕以願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

可使強賢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

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

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

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

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

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

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

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

爾而笑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曰言

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

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

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子曰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

城魯邑名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

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

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

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子

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

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

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

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桓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無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 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

諸姑蔑二
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

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

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

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

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

得眾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

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

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

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論語卷之五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治也佛肸召子欲往者
 佛肸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
 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
 不善之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
 今佛肸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
 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
 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
 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卑
 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
 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不能汚也
 吾嘗飽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
 往之意也飽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
 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

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
 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
 不入室安得
 聖人之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子曰子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子曰仁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子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子曰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子曰狂

妄抵觸人 **○**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

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聞六言

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曾聞

也居吾語女者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

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者此下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

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

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

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學以

裁之其蔽在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

不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

不好學則夫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

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

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

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剛不學以制之則

其蔽也妄
孤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包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

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周南召

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

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子曰小子何莫至牆

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人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詩有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也詩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此與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

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已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为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者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

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

子曰色厲而內荏子曰荏柔也為外自矜厲而內柔

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為人如此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竊

子曰色厲而內

荏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竊也言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人外雖

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窬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

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

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

此所以賊德也

論語

及古閣

而說之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子曰鄙夫至矣正

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義曰此章論鄙夫之

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

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

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

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許而已矣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

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

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謂忿怒而多拂戾惡理多怒古

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

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色是也

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水克土土

色黃並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

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

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色

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

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

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駟

黃色黃

黑也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警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運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魯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

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疏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

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

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三歲為

父母所懷撫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年之愛乎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

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

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

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

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吹火期可已矣者

年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

期之間則舊穀已沒新穀既成鑽

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

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

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

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

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

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

也女安則為之者孔子言女心安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說不可

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

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寢苦枕塊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子宰我名宰
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
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
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
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
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
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馬曰至大也正
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
書百篇之餘也晉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
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鄆
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
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
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木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禮記
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者跂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寤也故先王
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
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
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禮記
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
莪文鄭箋云子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
心無極云子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
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
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徵旨以戒將來故
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
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註

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

註

子曰

已止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為曹作博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升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註

子路至為盜正義曰此章抑子

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富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

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尚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為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註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註

孔曰訕謔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註

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

註

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直者

註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註

子貢至直者正義曰

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

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傲以為知者傲抄也禮毋勦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已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

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無善行也巳正義曰此章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巳以其年在不惑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
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
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
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
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註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
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

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

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

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

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至肅云

微國各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

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

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

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殺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

論語疏 卷之十八 二 汲古閣

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

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特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

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

之國也師與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

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用 子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

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用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齊景至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

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

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

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

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也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

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

論語疏

卷之八

及古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曰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五十六內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弼羔豚者弗節賈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

子之以婦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聲鉏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冉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勝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勝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

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

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曰比孔

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往者不可諫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

猶可追孔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

論語疏

卷之八 四

及古閣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包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楚狂

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佯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此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

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耨而不輟

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為其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比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也

故也

長沮桀溺隱者也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誤也長沮桀溺耨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耨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

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

舊聞夫子之名見于路之答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知是魯孔

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答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已足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論語疏 卷之八
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言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擾而不輟者擾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已意而便非已也曰易獸不可與同群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已大而人小故也 註云 耕廣五寸二耜為耦正義曰

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註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耜之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修耒耜鄭註云耜耒耜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包曰丈人老人也篠

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孰為夫子 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

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 孔曰植倚

也除草曰芸子路拱而立 未知所以荅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曰子路反

論語疏 卷之八 七 及古

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註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巳道得

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知之子路至之矣正義曰

相讓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者子路

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既責子路

至於田中倚其荷篠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

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

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

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

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

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

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

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

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

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

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潔其身則亂於君

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位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
臣之義亦不必自巳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巳知
之也國篠竹器正義曰
說文作筱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國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國鄭曰言其直已之心

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國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

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國包曰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國馬曰清純潔也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國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國逸民至

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
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
直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
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
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倫中慮但能言應倫理行應
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
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
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

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擊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

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

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大師

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擊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擊去魯而適齊也

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各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播鼗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各二人入居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曰大故

謂惡逆之事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正義曰此一章記周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也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編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疏孔曰致命不愛其身見得息義

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上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

者其可以
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曰言無所輕重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

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泚交

當如子張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

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

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

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

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

之而不交子張曰與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

之道與子夏所說與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

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所聞又論

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者

將拒我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

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

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已能

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

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子夏曰博學而

思仁在其中矣正義曰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

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

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備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強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王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

論語疏 卷之九 四

三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四** 大德不

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

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五**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六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 **七**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八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九** 馬曰君子之道焉

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十** 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十一** 子游至人乎

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

言游過矣者謂言優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問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

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

言吾同志之及子張其容儀為難能友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

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竝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

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

者不忍改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

也言其他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餽粥之食他人可能

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

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

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

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上失為君之道

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

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子貢曰紂之不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

章戒人為惡也紂各字受德嗣末世之王也為惡

不道周武王所殺論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

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

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

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

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

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改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改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改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

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

人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也問

論語疏

卷之二十九

八

及古則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于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
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
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
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
者言夫子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
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

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曰夫子謂武叔

叔孫至有平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
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
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夫了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者子貢問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緣君
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
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
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
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
人肩則人窺見其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
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
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國非
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
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
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

論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取
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
叔即州也論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

其不知量也 **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

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
此毀譬大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
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

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 **不**可得而踰也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譬夫日
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
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

作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
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註
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
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
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管宋仕本皆作多張衡西
京賦云炙炮夥清醑多皇恩薄洪德施施與多為韻
此類眾矣故
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
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家者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緩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陳子至及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

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

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

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

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

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

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之

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

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

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

得家謂為卿大夫緩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

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

也及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可以垂訓將來故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

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

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

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

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

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

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

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

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有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

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

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
 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
 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
 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
 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
 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
 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
 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數而
 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
 戒舜以為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
 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
 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
 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
 告大辭也禹受舜禪傳位于桀桀無道湯有聖德
 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為天

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
 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
 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
 謂桀也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
 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
 遇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
 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
 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
 誓衆之辭湯亦傳位于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
 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
 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
 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
 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
所行政法也權稱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
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盛有別無僭偏
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
化興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者諸侯之國為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
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起
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
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
重者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
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不信敏速
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
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半則民說
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
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
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畧矣

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

姓而與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
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

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八篇

卷之二十四

及古蜀

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權 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如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

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

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三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
四賊**三**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三**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
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三**子張至有
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
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答曰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
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
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
而不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
復問之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
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
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者利其魚鹽中原則其
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
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
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不須
其問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
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
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夫在貪財我則欲
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
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
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
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
端居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有威嚴而不猛
厲者乎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

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
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勅之
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
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宥戒而責目
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
虛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
齋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

則別其是非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
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
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
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
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

是非則無以知
人之善惡也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